玉蟾蜍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玉蟾蜍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江南祁秀才名篪，其父官陝之甘泉令，攜之署，司筆劄。幼聘吳氏女，未娶也。偶遊碧雞觀，遇道士，贈一玉蟾蜍，曰：「郎但佩之，除不祥，露則不靈。」受而贈以金，不顧，一笑去。明年，年十九，其父遣回籍迎娶，而後來因第宅空，以函與之，囑就堂伯家暫棲遲。比回，堂伯某翁甚喜，伯母尤愛憐，留住且代經營婚務。某翁生子磐、胞侄靼，均將冠未娶，塾中就傅讀，晚即抱書回，亦樂與篪互言笑。

伯母以西廂供篪權下榻，遣脾纖纖伺左右。月余，屆吉期，鼓樂藍輿送新郎入就甥館。而篪頗懶於去贅入吳宅，禮成甫三日，即潛回看伯母，日下舂始行。十日後徑回，仍就西廂宿，遣之去，復來。詢若何？泫然曰：「兒戀伯母，若嬰兒戀乳哺耳。」月餘遣回陝，不應。其父書迭來催，伯父將怒叱，始怏怏攜新婦去。臨行，僕夫車馬在道途，而篪猶對長者灑淚，即對僕嫗亦悽惶。人不知何以故，反憐其孺慕真耳。去後更罏箑，纖纖獨居，忽皤腹若孕。顧纖纖貌雖妍麗，從不與人苟言笑，且某翁禦家嚴，獨心賞纖纖端正，二老睹其狀疑之，倩醫者診之，曰：「喜脈動，孕也。」翁大怒，疑詢其子磐，撻責不承。復詢侄靼，笑曰：「阮咸曾盜姑家婢，陳平且盜嫂，此亦大不了事。若翁必疑兒，何不以婢子見賜。」翁曰：「如刁奴言，婢孕絕不幹爾事。」窮潔磐，惟窘急呼冤，欲覓死，翁始罷。夫人悄問纖纖，亦不承，但云不知何以故。越月餘，竟產。舉之，男也。翁欲棄委巷，夫人不忍，裹以繈褓，送之育嬰堂與保母乳，暗施錢五十千，為兒衣食費。

翁問訊，即以棄對，且勗兒與家人勿泄，勿外揚。而纖纖由是為人所不齒，毀盛妝，操賤役，蓬頭垢面，雖苦，無怨言。磐兄弟覿面，輒加毒詈。忽戚人樂生名白者，風雅士，偶自福建回，館翁家，見纖纖若甚憐惜。私詢磐，磐對以曾孕私兒，是下賤也。翌

晨，婉致翁，願下聘納纖纖為小星。翁告夫人，頗稱意，遂卻聘即命攜去。

纖纖臨行向夫人涕泣拜曰：「兒受夫人恩，殺身不能言報。」袖出玉蟾蜍奉夫人曰：「此兒幼所珮，私兒若殤便罷，倘私兒生六歲後，乞夫人以珮佩之，死更銜結不能忘。」夫人視珮，不知所從來，受而姑應之。婢去，隨樂生之閩，伉儷甚得。年餘大婦死，纖遂升正室，生子女二。樂由幕服官，為直刺，纖居然冠珮稱命婦。祁夫人聞之甚慰，遣俜視兒，已五歲，頗清俊，惟太憨生。夫人忽病劇，纏綿床簣，間語磐曰：「吾不負婢子托也。」立命呼兒來，與以珮，遂逝。明年翁亦逝。磐服闋，與鞀俱入泮。自篤去至今，倏經十六載無耗。偶聞篤夫婦不和諧，吳氏鬱鬱死，其父亦卒于任。月餘，篤果泣扶翁櫬攜婦櫬歸。葬窀穸事畢，走至伯父母墓道，哭泣盡哀。

自顧年將不惑，尚無子，第宅又久廢，時有魅。遂貨宅，就磐同居，甚友愛。桑梓聞篤歸，擁翁宦橐甚豐，爭欲妻以女，續鶼膠。媒妁盈門，篤俱力卻，再言則厲聲色，投袂走。人奇之，而不知所以也。鞀、罄偶治觴為兄祝弧辰，飲甚歡，夜即風雨聯床，互傾衷曲。詢篤日：「兄年正壯，何故卻媒而甘鰥，豈欲為嫂夫人守男子節耶？」篤不應。窮詰之，甚支吾。又問：「娶十年，何絕不作繭？」篤太息流涕曰：「　　由自作，復何言？」磐疑，益研詢。篤忽張目問曰：「弟家婢纖纖何往耶？」對以適人。篤浩歎泣下，鞀遂告以適樂赴閩，生子稱夫人，一切瑣瑣。篤破涕，又若甚慰。兩弟益堅問，久之，始白曰：「吾實告兩弟可乎？兄因婢始無子也。當日寄西廂，乘隙與婢狎，久之情濃，盟山海。及贅，視新婦大不及婢子可人，故時來西廂宿。一日晨起，潛入婢子房，登榻效於飛，兩情正洽，忽伯母起，步近房問，大聲督婢懶。兄大懼，鑽避榻下，由是得痿症，雖有淫具，同椓人，藥之不獲瘳，婦亦以此鬱鬱死。頃痿如故，是以不欲娶後婦。

惟四十無子嗣，恐香火斬，是誠淫報，不可對祖宗於地下。」言已大慟。罄、鞀撫掌大笑不能止，曰：「十六年前案破矣。」又曰：「賀兄有子。」曰：「子從何處來？若螟嶺兒，終不足奉烝嘗。」磐曰：「兄累弟遭撻楚，將何以報？」篤不解，詢之，遂為縷述婢孕生子送入育嬰堂語。篤不甚深信，思其戲己。明晨同拉之堂，呼兒出，蓬頭曆齒，如禿髮僮，而清俊在骨，蓋服役不修飾耳。罄呼兒曰：「此爾父也，盍叩首。」兒果叩涕不已。篤逡巡不敢以為實，兒解衣出玉蟾蜍獻之。篤驀見，知為己物，誤落婢處者，大哭失聲曰：「苦吾兒矣。」抱持哭。

兩弟欲攜歸，曰：「姑宛轉。」自往鄉村，奉青蚨一百千，央族兄圄先攜兒歸，詭

為所生，立券轉繼篤，所以蓋人耳目也。名兒曰玉蜍，字曾棄，親教兒讀，慧甚，月即完一經，年二十入泮，三十成進士，官部曹，覃恩請封。及先封本生父圄，圄喜曰：「既得資，又得封典，此大便宜事，恐古今來有一無二也。」

蜍事父至孝，娶名家女生子二，均慧。以父老為置婢妾，不許。官京都時，與同歲樂君名桐者最契。偶至其宅，宴廳事，語移時，太夫人潛于屏後聽之久，呼桐入曰：「兒問客曾佩玉蟾蜍否？」出問訊，大驚，即解付桐獻。太夫人遽出，呼曰：「兒貴不識母乎？」遽驀憶，豁然悟，抱膝哭暈，救始蘇，互述顛末。桐小於遽，弟也，由是如親手足。吾聞其事甚駭異，後聞京江人云：篤父官陝時，曾平反一案，活十餘人云。

懊儂氏曰：阮咸盜婢而生遙集，祁郎盜婢，遂作天扃。何其有幸有不幸哉？顧一線宗支，已由我而斬，而枯楊復活，蓬頭曆齒者忽從天外飛來，抱持痛哭，喜極而悲，固不待問而知其先世有隱德矣。至於纖纖一腹有兩貴子，孰預知之？柯亭竹，爨下桐，不遇知音，直廢材耳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